



湘江战役：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

□ 郑晓卉 吴兴河

习近平来到位于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，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并三鞠躬，瞻仰“红军魂”雕塑，参观纪念馆。1934年底，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，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，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，这一战成为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。习近平表示，我到广西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这里，目的是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，缅怀革命先烈，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，坚定理想信念，砥砺革命意志。革命理想高于天，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。红军将士视死如归、向死而生、一往无前、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。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上，我们要抱定必胜信念，勇于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，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。
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2021年4月28日

广西兴安曾有句民谣：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”，讲的就是红军最惨烈的一战——湘江战役。湘江，发源于桂林东面都庞岭的海洋地区，横跨湘南、桂北和湘西南地区的“湘桂走廊”谷底，由南向北穿越桂北的兴安、全州，奔向洞庭湖。湘江是中央红军西去湘西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前进道路上的一道天险。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场大战，冲破了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，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全歼中央红军于湘江边的阴谋。红军长征，大小百战，惟湘江之战最为惨烈，最为悲壮。

（一）

1934年10月，红六军团离开广西后的第76天，博古、李德指挥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，向西南方向突围，沿着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行军。出发时，由于中心思想不明确，采取“搬家式”转移，部队携带大量辎重，导致行军速度缓慢。陈毅后来回忆说：“五六万军队，民夫就有一二万，队伍就是一条龙，矛头都冒到白区去了，尾巴还在这里，从尾到头要走三天，每天走六十里、四十里。”缓慢的行程，无形中给蒋介石提供了布置封锁的时间。

由于红六军团每天都向红军总部报告自己的位置，敌人很快破译了红六军团的电报。当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向西南角突围转移的情报后，就召集幕僚分析红军意图，商量对策，立即设置了三道“钢铁封锁线”，层层堵截红军。

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，蒋介石急忙命令湘军组织新防线，企图切断红军西进道路，把红军包围在遂川以南、桂东曲江以东的湘南地区。但当时何键的湘军正分散在各

地“清剿”，来不及组织大规模兵力，湘南只有一些地方部队驻守。1934年11月5日至8日，中央红军从汝城、城口之间，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。此后，再一鼓作气，于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，由郴县、宜章、良田间打开缺口，突破第三道封锁线；15日占领宜章，18日兵分两路向道县、江华挺进。

中央红军连破两道封锁线，蒋介石大为震惊，但还判断不出红军的行动方向，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，蒋介石终于判明，中央红军突围的真实意图，即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，经广西北部的全州、兴安渡过湘江，与贺龙、萧克的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判断出红军的意图后，一方面，蒋介石担心三支红军会合后重建根据地，使湘鄂川黔苏区连成一个整体，形成更大区域；另一方面，他确信此时的红军“流徙千里，四面受制，下山猛虎，不难就擒”，于是召集幕僚制订新的围歼计划，构筑第四道封锁线，即依托湘江天然屏障，调集中央军和湘军，联合粤、桂两军，协力包围红军于湘、漓两水以东，形成一个口袋阵，然后自西向东收缩，扎紧口袋，迫使红军进行决战。

11月12日，蒋介石任命西路军总司令、湖南军阀何键为“追缴军”总司令，命令在湘、漓两水以东地区，务求将红军全部歼灭；务必不能让红军渡过湘江和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11月13日，何键根据蒋介石命令拟定了“追缴计划书”：第一步，依托湘南的潇水，先合击红军于潇水之滨；第二步，设置第四道封锁线，聚歼红军于湘江以东、湘桂边界以西的桂北地区。11月16日上午，桂军与湘军达成防堵协议，合力封锁湘江，对红军共同实施南北夹击。

至此，从蒋介石的总策划到何键的具体执行计划，再到桂、湘两军的联合防堵，堵截红军的看似“密不透风”的第四道封锁线已布置就绪。面对天险和敌人的精心策划，湘江一战，红军已经完全陷入不利态势。在蒋介石的授意下，何键先后调集中央军8个师，湘军7个师、粤军6个师，桂军5个师共26个师及部分独立团近30万兵力，参与湘江战役。

（二）

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，在湘南继续西进，11月18日，中革军委将红军兵分两路，并决定在25日渡过潇水，主力继续西进。

11月22日拂晓，红一军团第二师的第四、第五2个团成功抢占道县，控制住潇水上的浮船和两岸的所有渡口，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一步计划。

11月23日晚，军委在宁远县地域作出决定：坚决打击追敌，继续西进，西进道路就是向西越过湘桂边界，进入广西抢渡湘江。这实际上是钻进蒋介石早已部署好的第四道封锁线。据此计划，军委要求后卫队打击紧追而来的敌军，确保25日拂晓前红军全部渡过潇水，然后迅速脱离追兵；前锋

攻占蒋家岭、永安关，同时袭取江华，为大部队伍开辟道路。

11月25日下午，渡过潇水的中革军委正式决定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，渡过湘江。按照这个总的部署，军委将红军分成四路纵队，向湘江地域前进。这个四路进军的计划，以全面打乱敌之部署、多路强渡湘江为目的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当时红军还不了解桂军已撤离西面湘江防线三天之久的事实。这个决定是依据过时的错误敌情作出的。

为实现军委的战役意图，中共中央、红军总政治部同时向全军发出《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、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》。命令指出，红军目前即将进行决定命运的渡江作战，要利用敌人尚未完成合围之时渡过湘江。同时也指出，敌人以逸待劳，而且武器装备占优，红军要做好遭受极大伤亡的准备。命令措辞前所未有的严峻，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。

（三）

军委下达上述命令几小时后，红军总部已经掌握湘江防线空虚情况，也知道了何键率部再度封锁湘江。在这危急关头，本应全军精简辎重，迅速直达湘江，在短时间迅速通过湘江。但是军委没有根据新敌情作出新部署，仍旧按照四路进军计划，辎重压身的红军行军速度本就缓慢，通往关口的便道又都是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，更是举步维艰。第三纵队终因山道不通受阻，不得不改变原计划路线。如此行军，直到11月27日，四路进军才终于改变了不利局面，形成了红一军团为右翼，红三军团为左翼，红五军团仍为后卫，直驱湘江的态势。但这一折腾，多耗费了两天的宝贵时间，在这两天里，战机稍纵即逝，形势骤然吃紧，敌人已经形成南北两方加攻，东西一尾一头追堵、三面包围红军的态势。此时，红军要想渡过湘江，只有全力撕开血网，杀出血路。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，迫在眉睫，势不可免。

11月27日上午，红二师的第四团团长耿飏、政委杨成武率团部渡过湘江，抢占湘江界首渡口，成为第一支整建制渡过湘江的红军部队。进入界首后，耿飏、杨成武一边勘察敌情，一边发动群众，群众很快消除了畏惧感，纷纷帮助红军架设浮桥。紧接着红一军团的第二、第六团也渡过湘江，抢占和控制了界首以北至全州段湘江的所有渡口。蒋介石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况后，大为震怒。11月28日，蒋介石发电严令桂、湘两军按原计划，夹击已过河红军，堵击未过河红军。他还没放弃把红军主力消灭于湘江以东的目的。在蒋介石的催令下，三面四方之敌，再次联手锁军并收紧湘江血网，欲把湘江变成红军的覆没之地。

在敌人压缩包围圈时，一方面，红一、红三军团的前卫师已经占领界首到屏山的所有渡口，军委纵队也已经入关，离湘江只有55公里；但另一方面，红军队伍拉得过长，前锋已经过湘江，而红八、红九军团落在其后，前后相距达100公里。28日下午，军委

发布命令，要求所有军委纵队 and 所有战斗部队，到11月30日全部渡过湘江。中央红军彼时如能轻装疾行，仍然可以利用最后的有利时间，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。但是，“左”倾领导者没有果断让部队抛弃辎重，辎重压身的红军不仅行动受限，作战也遇到极大困难。平均每天行程不到28公里，军委纵队28日已经到达文市，30日拂晓才到达界首渡口。这导致后面急速入关的红八、红九军团和后卫红五军团无法及时过江，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、红三和后卫阻击的红五军团，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新圩、光华铺、脚山铺是我军两翼为掩护军委纵队 and 后续部队抢渡湘江，全力阻击敌人的三个主战场，展开了最残酷的合围与突围的较量。

新圩是通往全州和湘江的必经之路，守住了新圩，就等于掌握了进出湘江的第一道生命线。11月26日，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团：红五师主力赶到新圩，进占新圩以南至马渡桥。当日下午，红五师就接到军团紧急电令：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支持三天至四天。红五师只有2个团和临时调来的军委直属炮兵营，总兵力3000余人，桂军则是7个团，兵力超过10000人，还有飞机、大炮等装备。红五师由于连续作战，极度疲劳，加上兵力悬殊，师长李天佑认为坚持两三天有把握，四天就难了。27日下午，修建了简易工事。28日上午，两军对接，在排埠江第一轮交手，直打到晚上，进攻的桂军没有攻下一个山头。29日，桂军增加兵力，发动大规模立体进攻，飞机、大炮轮番轰炸，红五师伤亡惨重。面对巨大的牺牲，红五师多么希望军委纵队快点行动，每走快一步，就会减少很多伤亡。但是，军团的电令，仍然要红五师坚守，坚守，继续坚守。直到30日下午，红三军团命令红五师把防务工作交给红六师第十八团，红八团不熟悉地况，匆忙参战，终被敌军重兵包围，顽强阻击至全团阵亡。这场战役，最终牺牲了师参谋长、2个团长和营、连、排大部分指挥员，以伤亡过半的代价，赢得了新圩阻击战的胜利。

光华铺，位于界首南5公里处，向东离湘江2公里，是界首渡口的安全屏障，如果光华铺失守，从界首往北的所有湘江渡口又将被桂军控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29日，红十团多次与桂军交战。半夜时分，桂军偷袭而来，又发生猛烈火灾，经过激战，桂军大部被歼，红军三营也牺牲不少指战员。天微明时分，军委第一纵队接近渡口，为保护军委纵队安全渡江，又展开激烈战斗，团长沈述清牺牲。得知红十团伤亡400多人，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继续坚守光华铺，两军展开拉锯战，主要山头数次易手。渡口近在咫尺，不能失守，否则没有退路。战斗中杜中美牺牲。两任团长先后在数小时内捐躯，敌人乘势反扑，不断轰炸。30日下午，光华铺第一道防线失守。第二道防线，由红四团驻守，30日晚上和12月1日，桂军故伎重演，偷袭第二道防线。12月1日拂晓，从新圩阻击战撤下来的红五师十四、十五团赶来，与30日晚赶到的十三团会合，一直坚持到12月1日下午才撤离。光华铺阻击战，红三军

团挡住了桂军4个团的进攻，仅红四师就牺牲了1000多人，其中红十团的第三营伤亡过半。最终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、阻击桂军北上会合湘军封锁湘江的艰巨任务。

脚山铺，北距全州16公里，东距屏山渡2公里，南距大坪渡口14公里，西南距界首渡口25公里。若敌人过了脚山铺，就可能直驱湘江，彻底锁死血网。为保证军委纵队和各军团渡过湘江，红一军团第二师及第一师1个团在脚山铺构筑工事，阻击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。29日早上，湘军向红一军团发起进攻。湘军是4个师加1个团，红一军团只有4个团，阻击任务十分艰巨。30日拂晓前，连续急行军100多公里的红一师2个团赶到脚山铺即投入战斗。阻击战异常惨烈，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倒在路边；红五团政委易荡平受重伤后不愿做俘虏，举枪自尽。30日晚，为免遭敌人包围，红一军团退守组织第二道阻击线。当夜，红军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，而敌人的口袋愈收愈紧。12月1日拂晓，红一军团的2个主力师在第二道阻击阵地与湘军厮杀。一股湘军一直打到红一军团指挥所门口几十米的地方。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，投入兵力最多、伤亡最惨重的一场血战，红一军团一、二师与湘军激战三天三夜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，筑起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。

经过28日至30日的左、右两翼阻击战，红军以巨大代价保证了军委纵队得以顺利过江。但是，形势仍然很严峻，至12月1日凌晨，按照军委渡江令，只有军委纵队和打掩护的前锋部队过了江。即红一军团第一、二师，尚未过江的还有8个师。离湘江最远的第三十四师、第六师的十八团还在新圩的枫树脚。南下的湘军源源不断，他们力图封锁湘江渡口。如果不堵住南北夹击的湘、桂军，江东的红军将无法过江，红军可能被截成两截。竭力保住湘江渡口，保护江东红军抢渡湘江，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，湘江战役进入最关键的时刻。军委连发两道电令，其中一道电令明令：“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。”生死存亡，在此一战。

军委两道电令，极大鼓舞了江东将士的斗志，他们只有一个最简单的信念，过江，过江，过江。12月1日，湘江战役猛烈程度史无前例。左翼防线，红三军团在界首渡口节节抗击桂军，右翼防线，红一军团在脚山铺拼死抵挡湘军；后卫红三十四军在枫树脚拖住桂军。面对疯狂的敌人，红军将士拼死搏杀，用生命为江东部队赢得了抢渡的宝贵时间。江东红军为了两翼部队减少伤亡，也为了自身生存，以顽强意志，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，拼死赶往湘江，展开惊心动魄的抢渡。抢渡路上，敌机来回不断轰炸、扫射，抢渡路途、涉渡江面成了血腥屠场，很多红军将士永远倒在了渡湘江的路上。湘江两岸，红军的鲜血溅满了岸边的石头，染红了一江碧水，八角帽顺江漂流……见者无不为之哀感，为之动容。硝烟散去，江水为之哀鸣。湘江，这条生死之江、悲壮之江，终于被红军甩在了身后。